

AN DOU



暗斗

宋绍明

87
I247.5
2066

3



暗斗

宋紹明

351231



暗 斗

宋 绍 明

•

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人民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32开本 14印张 2插页 278千字

1986年7月第1版 1986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3,250

书号 10331·242 定价 2.45 元

内 容 提 要

解放前夕，拥有八十架飞机的大华航空公司迁来海港。围绕着这个公司迁台还是飞往北平，敌我双方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夺战。国民党特派员刘文超采取欺骗、威胁、攀儿女亲家、栽赃陷害、绑架等种种手段，妄图胁迫总经理苏若岩把公司迁往台湾。我党地下工作者东亚旅游公司经理赵志坚，利用师生关系接近苏若岩并对他启发教育，同时团结了广大飞行师，一次又一次地挫败了敌人的阴谋，从危难中解救了苏若岩，处决了刘文超。在党的感召下，苏若岩终于弃暗投明，在开国大典之时，率部起义，飞往北平。

作品题材新颖、情节曲折、跌宕。既有刀光剑影又有家庭的离合、爱情的悲欢，内容丰富、生活气息浓、语言生动，颇值得一读。

BK 60105

第 一 章

夜幕笼罩了海港。

海港——祖国南海岸边的明珠。它旖旎多姿，鳞次栉比的高楼建筑，夹杂一些古色古香的独家庭院，风格开朗活泼，色彩轻淡柔和。大街两侧那格调迥异的门市，琳琅夺目的稀世珍品，赢得了多少客商与游人的神驰和向往！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历史上长期作为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一个中心场所，它的风姿是世界上许多城市难以媲美的。

秋天的海港夜色是美丽的，迷人的，而且富有浪漫色彩。闹市灯火辉煌，人声鼎沸；曲曲弯弯的小胡同里人迹稀少，幽静，神秘。海面上辉映着银白色的月光，清凌凌的涟漪轻轻跳动，悠扬的歌声在夜空中回荡，使人们情趣盎然。刚刚熬过酷暑季节，习习凉风从海面上吹来，带着一股浓厚的海水的腥味儿，与公园里的紫荆花、夹竹桃花的清香气味儿，混合在一起在城里大街小巷飘荡着，弥漫着。

海港之夜又是喧嚣的、热闹的。各家铺店解开了铁链，撩起了窗帘，敞开了大门，大街犹如长链串明珠，把五光十色的大小铺店联在一起，蔚为奇观。路旁亮起了光怪陆离的霓虹灯，一辆辆小卧车、公共汽车，有轨电车……鸣着喇叭，

响着铃铛向前行驶，连同摩肩接踵，熙来攘往的人群，汇成了缓缓涌动的洪流。

一辆黑色小卧车驶过来，里面坐着一位年近六十的老人。他是苏若岩，大华航空公司总经理。他头发花白，面目清癯，两眼炯炯发光，显得十分精明。那顶浅灰色的礼帽，那身浅灰色的西服，佩上那条绛紫色的领带，衬托得他年轻了许多，看上去仿佛四十岁开外年纪。身旁坐着一位端庄、秀美的姑娘，特别动人的是她那双眼睛，明亮，有神，总泛着笑意。她烫着波浪式的短发，穿淡蓝色的旗袍。她是苏若岩的女儿，今年二十三岁，名叫苏琳。他们是去龙凤酒店参加宴会的。

苏若岩对于海港并不陌生，他曾到这里来过多次，只是近一、二年由于公务繁忙，无暇前来观光。听朋友们讲，新近英国商人又建造起一座龙凤酒店，誉称为海港最漂亮的餐厅，地板是用白色和玫瑰色大理石装饰起来的，屹立在湛蓝的海边，白天在耀眼的阳光沐浴下，显得格外富丽堂皇，夜晚灯火璀璨。十分引人瞩目的高楼顶端巧放了一个镀金的天使，远远望去，好象展翅欲飞一般。它的建筑有世界一大奇迹之美称。

苏若岩到龙凤酒店来，是为了爽心悦目，大饱眼福么？不。他那阴郁的脸上蕴藏着焦虑，滞涩的目光中闪射着凄惶，心房止不住地怦怦跳动，甚至自己疑惑自己是去哪儿，是在浑浑噩噩的梦境里？还是在可怕的现实之中？

那还是他带领大华航空公司全体员工从上海搬迁到海港来的第二天，国府驻海港特派员刘文超前来看望他。在起身

告别时恳切提出：他前来关照，并非出自故交，而是代表官方，国府准备为总经理举行一个欢迎会。当时，苏若岩受宠若惊。他心里清楚，国府对他搬迁到海港来是不满意的，甚至是气恼的。据说，蒋总统为此还发了脾气，拍了桌子。在共产党八路军攻占上海的“隆隆”炮声中，他没有听从刘文超搬迁台北的威迫，也没有听从朋友们苦苦规劝他留在上海的忠告，而是飞往海港来了。那么，为何要举行欢迎会？不管什么原因，不去是不行的。否则，真的惹怒了特派员，今后是会遇到层层障碍，更谈不上业务昌盛兴隆了。此外，尚可借欢迎会之良机，与各界人士相会，拉拉场子，对公司早日拨开局面亦是有益无害的。这样，他欣悦地接受了聘邀。临上车前，还特意去“美容”理发馆刮了胡子修了面，满怀喜欢地到龙凤酒店来了。

车子开到湾仔道附近的繁荣的商业区，满街灯火，满街叫卖声。他的车子开得很慢，简直是从人流中向前挤。他的喇叭不住地按着，“嘀嘀”的声响一阵比一阵急，一阵比一阵高，但车子仍然象蜗牛似的慢慢地蠕动着。后来，拥挤的人群把他的车子堵塞住了，他定睛一看，见一个身穿短袖衬衫的男子，站在一辆四轮小木车上，手里提着各色女式高筒袜，前探着身子，挥舞着胳膊，连喊带叫地兜揽着生意。他不得不停了下来，使劲地按着喇叭。大约过了五分钟，他那刺耳的喇叭声吸引了一位正在挂着女人裸体画像的旧楼下泰然踱步的港警，悄悄向这边走来，卖袜子的男子没有发觉，依然高声叫卖着，不知谁急忙大喊了一声：“走鬼啦（躲警

察)！”那叫卖的男子如惊弓之鸟，慌忙跳下来，推车便逃。港警见状紧紧追赶，顿时，街上乱做一团，真如煮饺子一般。卖袜男子逃到大街拐弯处，突然人倒车翻，还没等他爬起来，港警便扭住他的胳膊，掏出亮闪闪的手铐……

闹作剧般的场面，使苏若岩心寒，心颤！他陡然想起自己的人身安全。难道那卖袜男子是无执照小贩？还是扰乱了交通秩序？即使两者齐备，就该戴铐入牢？他的心瑟瑟发抖了。今晚的宴会，那刘文超会不会早有密谋？他反复思虑着。

苏若岩心里乱极了。他回身望望女儿苏琳，她那本来苍白的面庞更是吓得煞白。他不愿和女儿亮出忧心，他不愿女儿为他犯愁。他想掉转车头返回寓所，刚拨转方向盘，手象触到热锅一样停住了。自己答应赴宴去的，届时不往，那定会招来责难。刘文超会给他安个什么罪名？各界人士会怎样看待自己？

苏若岩心里矛盾着，犹豫着，脚踩了下油门，车向前慢慢行进了。他感到自己孤独得很，又心怀恐惧，就象一叶扁舟行驶在波涛翻涌的大海上，而前面会不会遇到礁石，风暴？前途、命运如何？不得而知。

他车子开得很慢，身旁的女儿仰卧着身子，微翕着眼睛，似睡非睡，又似在思虑着什么。他没有同她说话。要说，说什么呵！

车过白石头桥，便看到龙凤酒店了。这是一座二十四层的大楼，气魄雄伟。门前的霓虹光管闪烁闪烁，耀人眼目。

楼顶那个天使，红光照耀着，栩栩如生，果然名不虚传，使整个大楼别具风采！酒店门口的停车场，也是白色大理石砌的花围墙，里面已停满了各型车辆。有一港警将苏若岩引入一个空当。他把车停稳，下车后，女儿苏琳扶着他拾级而上。

苏若岩竭力掩饰自己的郁闷和忧虑，把惶恐深深藏在心底，装出一副满腹喜悦的样子，他脚步迈得轻快，脸上飞绽笑纹……

宴会大厅门口，霓虹灯管组成的龙凤戏水图案。龙凤时而相离，时而相依，生动，逼真，妙趣横生。令人心旷神怡，流连忘返。

国民党驻海港特派员刘文超及其夫人华敏早在门侧恭候着。他们见苏家父女走来，立即满脸笑容，快步迎上前去，热烈握手问候。

“总经理姗姗来迟了。”刘文超拍了拍苏若岩的肩头，“不过，大将总是要催后阵哟！”

苏若岩无不歉意地：“路面人多的很，车子难得跑起来。”

华敏斜睨了丈夫一眼，嗔怪道：“都怪你，不知派个车去接总经理，惹得苏老自己开车，耽搁时辰……”

刘文超连连点头：“是我疏忽了，是我疏忽了……还望苏兄原谅。”

“我向来喜欢自己开车的。”苏若岩笑呵呵地搭讪着，心里觉得有趣。

一直停立在旁边的苏琳深深鞠了一躬，声音柔弱地唤道：“刘叔安好！华姨安好！”

华敏眨眨眼，疑惑的脸上渐渐闪露出惊喜的神色，高声探问：“哟，这不是阿琳吗？乖囡子！出息了，更俊美了！”

说着，她一把将苏琳搂抱在怀里，生怕她跑掉了似的。

他们亲昵地问候着，说笑着，手挽手地步入了宴会大厅——设施十分排场而讲究，空中挂吊着耀眼的七色纸花和绒球，项练般的一串串小灯忽明忽灭，令人惬意而神奇。红色金丝绒帷幔上贴着八个醒目的烫金大字：“精诚团结”“为国效劳”。白色的窗帘，白色的桌椅，连茶具、酒具和筷子都是白色的。加上端茶送水、忙而不乱的侍者们的白衣、白帽，给人以素雅、高洁的感觉。除了主宾席尚无人外，各餐桌早已座无虚席。餐桌上摆满了中西名菜和美酒。各界代表人士有的品茶，有的寒暄、谈笑。当看到刘文超陪着苏若岩走进门来时，都不约而同地向苏若岩投以惊奇和羡慕的眼光。

刘文超将苏家父女引入主宾席后，大厅里的音乐声停止了，人们的谈笑声消失了。寂静中，刘文超雍容大度地站了起来。他高大、强健、魁梧而英俊，圆鼓鼓的肚子挺突起西服的下摆，手指间的钻石戒指和胸前丝质红花领带，闪烁着惹人注目的光纹。他清了清嗓子，举起酒杯，用他那浓重的浙江话，带几分趾高气扬地神态说：

“各界朋友们，女士们，自南京失陷后，经多方努力，我的故友、至交苏若岩总经理，响应国府号召，率大华公司

全体员工，不辞辛劳地搬迁到海港来了！”

说到这里，双手将苏若岩扶起。苏若岩向大家拱手作揖致意。顿时，大厅里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

刘文超异常兴奋，不断地挥手，等大家平静下来，他又接着说：

“总经理这种忠于党国的精神，蒋总统倍加称赞！责令敝人略备薄酒，代表国府和总统为总经理洗尘！……”

又一阵热烈的掌声。

刘文超扫视了大家一眼，瞬间，脸上浮现踌躇满怀的神色，语调缓慢而低沉地说：

“但这里毕竟不是久留之地，大华航空公司，迟早还要搬迁台湾。望苏若岩总经理和在座诸位今后更要精诚团结，同舟共济，为党国效劳……”

刘文超的讲话，特别是大华航空公司搬迁台湾的消息，重重拨动了人们的心弦。一霎间，有的狂欢，有的碰杯，有的观望，有的呆若木鸡，有的冷眼相觑……

苏若岩却缄默不语，摆出一副泰然自若的神态。他听了刘文超的讲话，头部象被重锤狠狠击了一下，涨得有斗大。他万万没想到刘文超会讲这些话。不是吗？这些话的意思好象公司不久就要搬迁台湾了，好象已经达成协议，搬迁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了。其实，在上海的时候，刘文超三番五次动员他直迁台湾，并许诺到台北后薪水浮动三级，倘愿在国府兼职，行政院定能满足合理要求。他委婉谢绝了：“我只想事业上有所作为，不盼在政界当差！”在全体员工大会

上，他拍着胸脯向大家袒露心扉：就在海港开业，既不飞北平，也不飞台湾……现在，刘文超所讲这些，不是把国府的旨意强加给航空公司么？他真想站起来表白几句，又觉得不合适。那样做，是让刘文超难堪。若不言明自己态度，是否就算默认了？不是的。若赞同，若默认，自己该是笑逐颜开的表情。既不点头，又不摇头，既不欢悦，又不恼丧，才是最恰当的。因此，他稳稳地坐着，毫无表情地坐着，好象刚才没有人讲任何话一般。但是，当他一抬眼看到旁边桌上坐着的飞行师们那一双双含着惊讶，含着怨恨的目光时，他心里惴惴不安起来。敏锐地意识到，不摇头就意味着点头，不回绝便是顺从。员工们若是闻之，该有怎样的看法？谴责，暴怒……蓦地，他预感到了势态的严重。但当他刚想站起来申辩，刘文超已走在他身旁了，并且眼中射出咄咄逼人和威胁的目光，那目光好象在说：你要反抗么？不怕苦果子？！于是在那挑衅和威胁的目光下，他怯怯地低下了头，心中愈是忐忑不安起来……半晌，才听到刘文超继续说：

“请总经理讲几句话……”

苏若岩站了起来，看一眼身旁的刘文超，正颜厉色的脸庞，仿佛告诉他：讲话不能伤害特派员的体面；看看大厅中一张张陌生的面孔，却泛出友好的、期待的光波。这使他又涌起满怀的热望，他把话头引到本业上来了，说：

“大华航空公司，多年信誉为重。敝人苏若岩初来此地，还望诸位仁兄不吝赐教……”

没等他落座，人们都潮水般向他涌来，争着递给他名片。

这使苏若岩沉浸在友好的暖流中，稍感不安的是刚刚抵达海港，自己还没来得及印出名片，他边接着那一张张名片，边彬彬有礼地向大家频频点头，致谢。

大厅内沸腾着热烈的、亲切的热流……

刘文超拉着一位青年说：

“趁大家酒兴，再告诉大家一讯，这是胞弟刘文虎，已被任命为大华航空公司副总经理。”

苏若岩一怔。前几天，刘文超曾透露过，为使大华航空公司繁荣昌盛，国府准备为他配一副手，没料到来得这样快。他想起身致意，那青年人已挽着女人站起来向大家拱手致谢了。

刘文虎是行武出身，行动洒脱，挽着夫人快步在大厅绕了一圈，不断挥着手。就象阅兵一样，满脸的红疙瘩更衬托出几分严肃，粗粗眉毛向上方微微翘起，目光平视前方，似乎专注地瞅着一样东西。他夫人夏玉瑾打扮得特别漂亮，高傲地跟在他的后边，她穿着一双紫红色的高跟鞋，走路仿佛踮着脚尖，苗条的身体勾出优美的线条，乳黄色的开米司上衣紧紧裹住她的上身，胸脯高高耸起，微翘着的嘴唇泛着一层红脂……

刘文虎夫妇绕场一周后，又回到原来的座位上，却未与苏若岩打招呼，这使苏若岩心头掠过一丝惊异。并且，就在刘文虎落座时，厌恶而仇视地瞪了他一眼，这愈使他紧张起来，不禁脸上痉挛般颤抖了两下。

正在苏若岩踌躇不安之际，换上满身珠光宝气、穿上崭

新礼服的华敏又领着一位青年人走来，笑眯眯地说：

“这是犬子永川，刚从国外回来……”

刘永川穿一身豆沙色西服，满脸红润，体魄匀称，落落大方地举起酒杯。

顿时，靡靡之音从侧室传来……

刘文超和苏若岩互相敬酒。

各桌宾朋之间互相敬酒。

霎时，整个大厅觥筹交错……

宴会厅的一角，坐着一位商人打扮的中年人——赵志坚。他肤色白皙，眉目清秀，显得干练而精明。他擎着酒杯，喜形于色地走到飞行师们桌前，深深地鞠了一躬，说：

“诸位都是飞行师？认识你们十分荣幸！”

飞行师陈立民惊讶地抬起头。今晚他从迈进大厅，便一直郁郁寡欢，呆呆地出神。怎么有人来给他敬酒？还知道他们是飞行师？他打起精神，问道：

“请问，先生是……”

赵志坚异常兴奋，自我介绍道：

“本人赵志坚，东亚旅游公司服务。”

说着，递给每人一张名片。

陈立民看着名片，心头渐渐驱走了烦闷与哀苦，无神的眼睛慢慢亮了，啧啧称赞：

“先生住九龙街，那是个闹市……”

“那儿百货店货品齐全，有新投放‘丽丽’牌风雨衣，

豆绿、乳白、天蓝、银灰、米黄、锈红等各种颜色，物美价廉；白孔雀艺术世界出售项练、戒指、耳环等金银首饰。”赵志坚象推销员一般，兴致勃勃地数说着，“有‘新艺’刀剪厂生产的新产品民族宝剑，分高、中、低三档；‘长城’药店新进保肺宁口罩，对预防治疗感冒、气管炎、哮喘、胸闷等病症均有良好效果……”

大家听赵志坚介绍，觉得他是老海港人，又如此平易近人，不由产生好感，一张张脸上都绽开了笑纹。

陈立民指着同桌人，高兴地一一介绍道：

“刘强、赵大康、金德生……都是飞行师！”

赵志坚再次深深鞠躬，神态恳切地说：

“愿今后得到诸位仁兄的关照……”

刘强是个坦直而热情的人，一把拉住赵志坚，按他坐下：

“赵先生，坐，帮我们了解海港风情！”

赵志坚欣然入座了。

大家又打量赵志坚：淳朴、达观而不俗气，潇洒、俊美而又可亲。虽是初次相见，却没有陌生之感。

“海港风情，三言两语说不清，诸位稍住几日便知。”赵志坚笑吟吟地说，“今日初次见面，我愿讲两个故事。”

“好，好，我们爱听！”刘强歪着头，急切地催促，“我们在上海，枪声、炮声要把耳朵震聋了，听不到一句惬意的故事。”

赵志坚望着一张张诚恳而殷切的面孔，喝了一口茶，

说：

“先说一个凯瑟琳禁闭理发师的故事。凯瑟琳是一七六二年至一七九六年在位的俄罗斯女皇。她是秃子，戴着假发，又非常害怕人们发现她戴着假发。而理发师又知道真象，因此她把她的理发师关在她房间的一只铁笼里……”

“关了多久？”刘强性急，插嘴问。

“三年之久。”赵志坚说，“防止他散布流言蜚语。”

陈立民头脑机敏，又好思忖，沉吟片刻，自言自语地道：

“自己头顶秃，又怕人评述。”

这时，两个肩披长发，眼皮上贴着又黑又细长假睫毛，描着红嘴唇、深黑大眼圈，穿着‘迷你裙’，踏着半寸长的高跟鞋的女人，一扭一摆地“咯噔咯噔”坐到他们位子上来了。

刘强厌恶地望她们一眼，脸色沉沉地说：

“我们这不好玩，有正经事！”

妈妈沙（女领班）也领侍者走来，猥亵地笑了笑，说：“先生别气，和我们这般姐妹，慢慢就有趣了……”

陈立民见不得这些女人，刚要起身离去，妈妈沙把手搭在他的肩上，随手递给他一支骆驼牌香烟，“咔嚓”一声点燃打火机，笑眯眯道：

“你们这些飞行师们，我们见识过，虽是天涯海角地飞，可还是喜欢我们这些漂亮的姐妹们，睡上一夜就粘住心了！”

她说着，将一个披发姑娘拉过来，一下撞到陈立民怀

里，姑娘脸贴在他的胸脯上。

一股烟、酒、香水混合在一起的气味迎面扑来，使陈立民不禁倒退了一步。

赵志坚担心闹僵，忙陪笑打圆场：

“海港老客们都知龙凤姐妹惹人喜欢，只是弟兄们正洽谈商务，改日再来……”

“都怪我们打搅了，不过，别贵人多忘事呀，往后一定来！”

妈妈沙向姑娘们递个眼色，笑嘻嘻走了。

刘强愤愤地盯着她们的背影，好久说不出话来。

一阵歌声飘来，充溢大厅，萦绕于人们的耳际，人们相继离开座位，挽手向舞厅走去了。

飞行师们抬头望，舞厅的灯光已经亮了。歌坛上，身材窈窕的女歌星穿着一身红，红发结，红耳环，红口唇，红旗袍，红纱披肩……犹似一团火。在粉红、柠黄、草绿三色聚光灯的照耀下，眉飞色舞地歌唱着：“给你一个吻，我的心上人……”

赵志坚用征询的目光望着飞行师们，说：

“走，跳一会儿去吗？”

刘强脖子一拧，道：

“躲远点好，骚货们！”

陈立民又问赵志坚：

“你还有一个故事没讲完，怎么办？”

“只要弟兄们不嫌弃，在一起说笑，机会多得很，寒舍